



开放人文

IN SEARCH OF THE BIG BANG

Quantum Physics and Cosmology



[英] 约翰·格里宾 著 卢炬甫 译

John Gribbin

大爆炸探秘

量子物理与宇宙学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爆炸探秘：量子物理与宇宙学 / (英) 格里宾
(Gribbin, J.) 著；卢炬甫译.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1.8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开放人文)

ISBN 978 - 7 - 5428 - 5249 - 6

I. ①大… II. ①格… ②卢… III. ①量子力学-研究②“大爆炸”宇宙学-研究 IV. ①0413.1②P15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9676 号

责任编辑 卞毓麟 匡志强 殷晓岚

装帧设计 陆智昌 朱瀛榕

大爆炸探秘——量子物理与宇宙学

[英] 约翰·格里宾 著

卢炬甫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35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mm 1/16
印 张 23.5
插 页 4
字 数 315 000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28 - 5249 - 6/N · 815
图 字 09 ~ 2011 - 377 号
定 价 51.00 元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毛文涛	王兴康	包南麟
叶路	何元龙	张文杰	张英光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和	陈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琴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韩卫东	彭卫国	潘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

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应当相信的是观测而不是理论，理论之可信也只是在被观测所证实的限度内。

——亚里士多德

我看到的越多，我看到有待去看的也越多。

——约翰·塞巴斯蒂安

内 容 提 要

茫茫宇宙始终是人类赞叹和歌咏的对象。可是，宇宙从何而来？它是否永远如此？千百年来，人们总是把这些问题留给宗教和哲学，不是归功于上帝的“第一推动”，就是将其当作形而上学者苦思冥想的话题。然而今天，科学家们正在努力构建一幅宇宙诞生与演化的生动图像：宇宙起源于 100 多亿年前的一个“原始火球”，或曰“大爆炸”，在经过极其猛烈的暴胀之后，不断膨胀和演化，直到形成现在这个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

从托勒玫、哥白尼、赫歇尔到哈勃，无数天文学家的不懈努力使我们的目光从地球扩展到太阳系、银河系、河外星系，乃至我们生存于其中的整个宇宙。本书不仅将带您领略这一激动人心的科学历程，其笔触更深入到现代物理学的最前沿，生动地描述 20 世纪物理学的两大奇葩——由爱因斯坦创立的广义相对论和由普朗克、玻尔、海森伯等人奠基的量子物理学，如何在 20 世纪后半叶汇聚于宇宙学研究之中，并最终为我们初步揭开了宇宙的创世之谜。

本书追踪了大爆炸理论的来龙去脉，不但向您展示了现代宇宙学的巨大成就，更让您身临其境地接触那些伟大的科学先驱者们，正是站在他们肩上，我们才有可能看得如此真切、如此深远。

作 者 简 介

约翰·格里宾，英国著名科学读物专业作家，萨塞克斯大学天文学访问学者。他毕业于剑桥大学，获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自然》杂志和《新科学家》周刊任职。1974年他以其关于气候变迁的作品获得了英国最佳科学著作奖。

约翰·格里宾著有50多部科普和科幻作品，其中的科学三部曲《薛定谔之猫探秘》、《双螺旋探秘》和《大爆炸探秘》尤为脍炙人口。此外，他还与妻子合著了一系列著名科学家的传记，而反映“科学顽童”费恩曼科学生涯的《迷人的科学风采——费恩曼传》（中译本于1999年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更是广受好评。

致 谢

本书的根源要回溯到很久以前，回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我开始对科学产生兴趣的时候。我不太想得起来是哪位作者最早带我进入宇宙的奥秘和奇迹，但我知道此人如果不是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就一定是伽莫夫(George Gamow)，因为我很早就开始读他们的书，我简直不能想象会没有他们。而且不仅是科学吸引了我，宇宙的起源之谜更是从一开始就令我沉醉。由于伽莫夫和他杜撰的“汤普金斯先生”，我开始知道了宇宙起源的大爆炸模型。虽然后来我接触了稳恒态假说，但大爆炸的思想——存在一个产生宇宙的确定时刻的思想——始终占据着我的心灵。我从未想过将来会不去研究这些深奥的难题，或者写些关于它们的书。实际上，直到 1966 年，我都一直没有认识到，要做一名天文学家，更不用说一名宇宙学家，并不是件谁都能做的工作，更别说是“我”了。此后，正当我在萨塞克斯大学参加最后的大学考试时，我发现麦克雷(Bill McCrea，现在是麦克雷爵士)将在校园里建一个天文学研究中心。

这个发现改变了我的生活。首先使我立即将读粒子物理研究生的计划改变为在麦克雷的小组读天文学硕士。后来我到了剑桥，成为另一个新的天文学小组——霍伊尔(Fred Hoyle, 现在是霍伊尔爵士)那时的理论天文学研究所——非常低级的最初成员。由于某些原因，我并没有非常投入，却转而把对极致密恒星(白矮星、中子星、脉冲星和 X 射线源)的研究作为我的学位论文，而基本上没有做过什么宇宙学方面真正的工作。但在剑桥我见到了霍伊尔本人，纳里卡(Jayant Narlikar)，里斯(Martin Rees)，伯比奇夫妇(Geoffrey & Margaret Burbidge)，霍金(Stephen Hawking)，福勒(William Fowler)和其他著名天文学家，他们都专注于实实在在的宇宙学重要问题的研究。从他们那儿我知道了这个层次的研究是什么样的，还知道我本人根本没有指望取得什么值得一提的成就。于是我成了一名作家，不单是报道宇宙学和天文学方面的最新进展，而是关于整个科学，不断保持与最新进展的接触，即使我本人并未置身其中。

当天文学在 20 世纪 80 年代产生巨大飞跃的时候，它是来自同粒子物理的联姻，而在 1966 年我曾轻率地放弃了这方面的工作。在最初竭力应付那些看起来出现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都来不及写下它们的新进展之后，我很幸运地抓住了一个机会，以旁观者的身份参加一个 1983 年 11 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由欧洲南天天文台(ESO)和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共同组织的会议。在那儿，来自粒子物理学和宇宙学方面的参加者们讨论了其中的联系。正是那次会议，以及对自己能了解那儿所发生的绝大多数事情的自信，使我确信自己能写这本书。由于这次会议，我能够理清我的思路，并在同 CERN 的纳洛普罗斯(Dimitri Nanopoulos)及暴涨假说的两位建立者麻省理工学院的古思(Alan Guth)和莫斯科的林德(Andrei Linde)通信后，加深自己对暴涨

这一大爆炸宇宙学现代版本的关键性新思想的理解。

我于 1985 年夏写下这些话的时候，看起来科学已经获得了一个（至少是在概貌上）完整的理解，知道我们所知的宇宙如何产生和它如何通过大爆炸从一粒小种子成长为我们所见的如此广漠。剑桥大学的里斯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项新工作的重要性。他在 1983 年 11 月的那次日内瓦会议上评述说，当被问到大爆炸是不是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宇宙的一个好的模拟时，他过去总是说：“这是我们已经得到的最佳理论。”这确实是十分谨慎的认可。但现在，他在日内瓦说，如果现在被问及同样的问题，他会回答说：“大爆炸模型更有可能被证明是对的，而不是错的。”里斯是宇宙学家中最谨慎者之一，他从不轻易下结论，他的话是对大爆炸的强烈支持，也给了我足够的理由来写这本书。

我能了解这些新思想背后的物理，这要归功于我学生时代和在萨塞克斯及剑桥时的老师的技巧。能够生活在这些奥秘被揭开的时代，能够了解它们如何被揭开，是我所能想象的一种最大的幸运。也许会有新的奥秘来扰乱目前的这幅图像，而完全了解创世时刻也可能被证明只是一个梦幻。但今天的图像已足够完备，我希望通过本书与您分享对其完备性的惊叹，和在发现宇宙膨胀因而必须存在一个创世时刻后的 60 年对一个成功的创世理论的探索。

如果我最终成功地吸引了您的注意力，这主要是由于故事本身是如此迷人，只有一个拙劣的讲述者才会令它毫无生气。我要感谢阿西莫夫和伽莫夫，他们向我讲述了这个传奇的早期版本；感谢麦克雷，他出现于萨塞克斯大学的校园里，向我展现了宇宙学家也是活生生的人，而我也能和他们一同工作；感谢霍伊尔，他建立了一个研究所，使我有可能接触一流的宇宙学家们；感谢 CERN 邀请我参加第一次

ESO/CERN 讨论会，同时也感谢《新科学家》派我去报道那次会议。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来自古思、林德、纳洛普罗斯、剑桥的里斯以及孟买塔塔研究所的纳里卡的直接帮助。麦克雷在其忙碌的生活中抽空阅读本书草稿的头两部分并纠正了我的一些历史误解，牛津大学的克洛斯(Frank Close)对有关粒子物理学的章节也作了同样的努力，而里斯指出了我对宇宙学不够了解的地方。但无疑仍会有遗留的错误，这完全是我的责任。如果您发现了，请让我知道，我会尽力在以后的版本中纠正。但我希望这些错误很少、很小，不会妨碍您欣赏这个探索宇宙最终真相和宇宙自身起源的故事。

约翰·格里宾

1985 年 6 月

目录

1 内容提要

3 作者简介

5 致谢

1 序 幕 玄奥的宇宙

7 第一篇 爱因斯坦的宇宙

9 第一章 星云世界

23 第二章 天有多高

56 第三章 膨胀着的宇宙

88 插曲一 哲学家的宇宙

111 第二篇 大爆炸

113 第四章 宇宙蛋

- 147 第五章 宇宙的两把钥匙
178 第六章 标准模型
194 插曲二 量子物理学
-

- 225 第三篇 大爆炸之前
227 第七章 粒子和场
262 第八章 寻找超力
299 第九章 极早期宇宙
328 第十章 创世时刻
-

- 351 参考文献

序幕 玄奥的宇宙

人们总想知道关于创世的奥秘。我们今天所称的宇宙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它能存在？我们又怎么能在这里作此深思？这些问题在数千年中一直属于哲学和神学的领域。即使在四五个世纪前现代科学奠基之际，某些问题超出了科学的范围，这一信念仍被普遍接受。例如，牛顿(Isaac Newton)力图解释存在于宇宙之中的物体的行为，却从不涉及宇宙本身的由来。然而今天，科学正在进入哲学的领地。现代物理学即量子物理学，正在回答诸如存在的本质、生命的本质，乃至整个宇宙的起源这样的终极问题。

是科学变成了哲学，还是哲学变成了科学？无论你如何看待，可以肯定的是，这二者之间的界线已经变得模糊，变得远不如今天大多数科学家和哲学家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实在。令人惊讶的是，今天被纳入物理学的这部分哲学，是哲学中最为幽深玄奥的，被称之为形而上学，其源可上溯到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巨著。所以，尽管这本书是用现代天文学和物理学知识来讲述宇宙的起源，讲

述宇宙如何诞生于原初火球即所谓大爆炸，看来还是有必要先回到亚里士多德，并对那些已被形而上学家们思索了许多个世纪的难题来一番浏览。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 384 年生于希腊北部的马其顿。他父亲是马其顿国王亚明塔斯三世(Amyntas III)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的祖父] 的宫廷医生。亚里士多德 40 岁出头时曾应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II)之聘担任少年王子亚历山大的教师。但是亚里士多德在今天的大名并非由于他在马其顿宫廷的地位。他的大量科学和哲学著作中，有两本与现代对宇宙本质的探索密切相关。一本是《物理学》，论述可见的世界。另一本是《形而上学》(字面的含义是“物理学之后”)，探究潜藏的、支配可见世界的真实，即亚里士多德所称的“本原”。

按照现代的划分，这两本大作都属于哲学著作，但是亚里士多德所试图作出的区分，即我们所见的或者说可用科学仪器来测量的世界与潜在的真实之间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指现代物理学的核心。在亚里士多德的继承者中对“本原”的研究被称为形而上学，它在许多个世纪里被哲学家看作最基础的学科，因为它所探求的是对真实的整体性、综合性认识。

这似乎使人觉得难以把形而上学家看作典型的哲学家，因为后者往往更致力于对事物的精细分析，而不是对世界本质的探究。有些形而上学家甚至怀疑一棵树或一间房子在没人看它时是否还真实存在，这在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看来简直是太可笑了。但可笑的是我们，因为，最实际和最客观的科学——物理学，在 20 世纪的发现已经不可抗拒地导致这样的结论，即在亚原子粒子诸如电子和质子的层次上，物体在未被观测时的确并不“真实”存在。